

乡村叙事的多维向度

——评刘万里长篇小说《春天说来就来》

梁楠萍

我的写作我的梦

任雪姣

我是一个爱做梦而且期待梦想成真的姑娘。小时候，晚上睡觉前，妈妈都会给我讲一两则童话故事哄我入睡。《小红帽》《海的女儿》《豌豆公主》，在聆听故事中，小脑袋总能产生许多的奇思妙想，有时不忍心让故事有那么悲剧的结尾，总想给它一个完美的结局，常常打断妈妈的讲述，兴高采烈地编起出人意料之外的结局。

妈妈没有打断我，仔细地听完故事后，惊喜于我的文字表达能力和敏捷的思维，笑嘻嘻地告诉我：“宝贝，你可以把刚才这些故事记录下来，然后讲给爷爷奶奶听。”那时我只是一个刚接受启蒙教育的懵懂小孩，很多字尚且不会写，所以很多故事是由图画、简单的文字和汉语拼音标注完成的。我想，那应该就是最早的文学作品了吧！从那时起，作家梦开始悄然萌芽。

中学阶段，由于繁重的课业压力，分身乏术，无暇自顾。阅读文学书籍成为有限的闲暇时光里的奢侈品，欣赏美文佳作，摘抄精美词句，偶尔写日记，写作梦似乎搁浅，但我依然热爱文学，并希望以文字作为人生职业。所以在高考选专业毅然决然选择了汉语言文学专业，很多人劝我，中文专业就业难，工资待遇低，远不如学经济来得实惠，但我坚守自己的初心抉择。因为徜徉于文字海洋中，倍感轻松、踏实、快乐，因为那个童年瑰丽的写作梦从未离开。

上了西北大学，才是我真正走向文学辽阔的诗与远方。我系统而专业地学习文论、文选和文学史，良好学术的氛围让我如鱼之如鱼，如海绵般不知疲倦地吮吸着文学的甘露与养分，每天都生活得充实且快乐，在不断地练笔中，沉寂的作品破茧而出，稚嫩的文字开始有了个性与光彩，焕发出文学拂晓的曙光。

工作后，为适应新岗位新环境，我在各种纵横交错的表格中执行单位人事和新编调整的政策，在严谨客观的公文写作中驰骋文字的功底，在新闻写作的道路上书写新人新事新生活。很长时间内，我似乎丢失了自己热爱的笔墨，在迷途中怅然若失，像落群的孤雁，不再编织文字的七彩梦，生活中缺乏志同道合相互学习与交流的朋友。人是群居动物，每个人都无法脱离集体而独立存在。父母兄妹之爱，给了我力量与温情；是群领导同事的关怀帮助，让我如沐春风；是我所钟爱的文学创作更需要专业艺术之路引路人、导航者。

我无疑是幸运的，在踽踽独行写出了一些稚嫩和笨拙的文字后，得到了单位领导与同事的认可，也得到了安康文学界前辈们的关注，特别是陕西散文学会安康分会的关照和提携，让我的作家梦如绿树春芽欣欣向荣，如晨曦微露光彩夺目，如春华秋实茁壮健康。感谢稚嫩文字如蝌蚪一样逐渐变成铅字，掩映在报章的文学洋流里，我兴奋激动感激。辛苦耕耘终于得到回报，众多编辑老师的慧眼识珠发现了不揣冒昧和无知无畏的投稿，给了我莫大荣幸和前行动力。正是他们优秀的职业操守让拙作展露光华，让笔者渐渐被人熟知，他们纠正校订了文中许多的错别字、病句和文理不通的句子，虽然文章署名是我，是在享受着光鲜亮丽的名誉，但幕后大量的工作是优秀编辑的默默付出，军功章里应该有他们更大的功劳，他们堪称精神食粮的使者、为人作嫁衣的模范。

甲辰年正月初一晚，某报编辑老师满含歉意给我打来电话，拙作《减肥人生》在副刊刊登后，网站点击量逾 10 万+，但由于编辑的疏忽大意，将本人的名字最后一个字错误为“娇”，需要给我追加稿费。我哈哈大笑，没事没事，拙作或许沾了某位明星减肥成功的光，意外蹭了明星的热度，并非拙作写得多么好，而是瞎猫撞住个死老鼠而已。有着文学杂志四大名旦之一称号的《当代》杂志，在中国文坛的地位举足轻重，大学时期就是我的最爱阅读的看家读物，有幸在上面刊登五篇读后感，每每新刊出版，编辑必向我伸出橄榄枝发来约稿函，希望能让我继续写出读后感，当然更希望我能写出满意的稿件在他们刊物上约稿。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每次接到这样的约稿函，好几天都激动不已。老师虽未谋面，或许今生今世都无缘相见，但我们心灵有约，我总觉得她应该是一位娴雅温婉的美女，拥有幸福的家庭和人生，因为从她敬业而执着的职业态度中，我感知到的是更多的温情温馨，更感到编辑的温厚。

知识改变命运，写作成就未来。进入单位宣传专班后，新闻写作成家常便饭，偶尔领导会让我以散文的方式书写市政园林建设发展，我不敢有丝毫的怠慢，必身临其境到现场仔细勘察后发灵感。汉江公园、滨江公园、亲水广场和鹿帝公园，每次沉浸式体验都会得到不同的斑斓色彩和城市烟火。

通过不断地体验和打磨，《夜走安康城》等作品在《文化周末》刊登后，受到编辑的青睐，被多家媒体转载刊登，宛若汉江泛起的文学涟漪。但此后的一段时间里，我都为“写什么？”“怎么写？”而困惑。经过长时间的思考和沉淀，我有意识地从狭隘的个人回忆的写作中突围，将视角投入到鲜活丰富的市井生活和人生百态中去，书写新时代新征程新生活。这样的尝试仿佛为我打开另外一只眼，打开另外一扇窗，让我看到了更为广阔而深刻的世界，也将写作的意义升华到一个崭新的起点。大千世界中波澜壮阔的时代变革、日新月异的城市变化、开放创新的崭新气象都是独特而新颖的写作泉眼，流淌着源源不断、取之不尽的创作灵感。我也在之后的不断实践中逐步明确，只有真实的生活和真实的不尽的尊重规律的作品才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一路走来我要感谢写作，是它让我们远离了浮躁世界的嘈杂和人群的熙攘吵闹，回归一颗纯粹的心，诗意地栖居在精彩纷呈却纷繁复杂的世界上。虽然也常伴着迟疑、苦闷和孤独，但在不断地内向外求索与向外论证中，那块精神高地始终坚定、自由而真实，尽情挥洒着书写者的才情与热爱，发掘潜能、理解世界、找寻自我、看懂人生。我随时谨记一位著名前辈作家的散文创作观，“写自己熟悉的领地，写生命深刻的体验和悸动灵魂的记忆，写生活中诗意的部分和性灵中美的东西，以悲悯的情怀，大境界的思想，反映人类永恒的美的情愫。”这也是我理解实践并乐此不疲的散文价值所在。

热爱并感恩写作，它带给我的快乐和满足远远大于创作时的困难与辛苦，我会一直写下去，构建一块纯洁而温馨的芳草山，用我的笔墨为它画上日月星辰、壮丽的海和更加幸福美丽的安康……

在这一叙述过程中，时间与空间的线索共同构筑起了一个文学空间，这个空间里曾发生过故事与人事被清晰地呈现在读者眼前，宏观层面的故事背景自然而然而地形成。

死亡、战争、饥饿、出走、改革等等关键词将“我”的家庭历史与时代动荡链接，在历史的隐形背景之下，叙述者通过文字徐徐展开“我”的家庭故事。无情的时代改变了二叔、三爹、四哥、六弟原本平顺的命运；二哥、大姐、小妹忍受着生活的苦难，向命运做着不同程度的妥协；大哥、三哥、“我”则在新的时代里寻找着各自的不同活法。但也是正是在挣扎生活的过程中，“生命”的力量便愈加凸显出来，正如小说的封底两句话所说，“只要活着便总会有希望，活着的意义就是活着本身”，作者对生命的哲学思考隐含在文字之中。

在讲述故事时，叙述者始终着眼于身边的日常生活，以熟练轻快的笔调对日常进行质朴而又流畅的书写。“突”不是日子，突变是瞬间完成的，日常不是久远的“这个变化是渐变的”。小说《春天说来就来》的故事就在对日常生活的娓娓叙述中展开。在这一过程中，文本形成了一种虚实交融的特征，一方面小说是一部虚构性的文学作品，但另一方面，作者对于日常生活的文本描写又生成了对于“非虚构”的实质特征。直到阅读完作品，读者才能从后记中找到答案——这个故事确实在现实生活中有原型——作者基于自己十年前对牛东院夫妇的采访，再加以文学性的处理与构思，终于写成此书。作者通过平实自然的生活化叙述语调，调和着非虚构的创作素材和虚构的文学性表达之间的平衡关系，在一种文学化的日常书写中强化了小说的真实感。

文化乡愁中的地域书写

乡土，是中国人的精神原乡和无法摆脱的文化之根，乡土书写一直以来都是中国文学表达的经验之一。不同的地域乡土文化不断为文学提供着多样的书写灵感和资源，文学对于不同地域文化的书写与表达反过来又进一步促进了不同地域地方性文化标记的形成。刘万里作为“文学陕军”的一员，“陕西”是他文学书写最重要的资源。“风景”是地域乡土表达的途径之一，“风景是自然，更是文化；是场所，也是空间。它是中间的某个东西，但又是这些东西之上形成的一个抽象的空间。”在小说中，作者就多次写到陕南山区的自然地貌，屋顶的炊

烟、洗衣的姑娘、耍水的小孩……磨子沟里安宁恬然的生活图景如小河流淌般悠悠地展开。一个磨子沟里生活的人并非完全处在一个怡然自得的隔绝空间里，这里有通向外界的土路、有通向汉江的河，这里也有人事的恩德和人生的烦恼。“躺在草丛中，我四肢伸展开来，摆了一个大字，头顶的白云在慢悠悠地飘移，感觉白云就从我耳边飘过，有时我甚至产生了错觉，感觉自己就像躺在白云上，随着白云在慢悠悠地飘荡、飘荡。最近情绪很不好，反正是有时间，我得把我杂乱的思绪梳理一下了，这是“我”在人生困境时对于外界自然做出最真实的反馈，磨子沟的自然风景不仅教养了“我”对美的感知，也在潜移默化中教会“我”以坦然的心态面对困难、解决困难，影响着“我”形成了一种以陕南独特地域空间为底色的文化心理与处世哲学。

除却对于独具地域特色的自然景观描写，《春天说来就来》中同样有着对于陕西人文学地理的表达。当写到“我”的父辈们曾为生计而贩盐的历史标志——“子午道”，子午道曾是沟通长安与陕西、巴蜀等地的一条交通要道。这是一条南北地区经济往来与发展的路线，也是一条中央集权国家强化大一统国家治理的通道要道，更是一条不同地域文化互通交融的文化地理标志。当宏大历史下沉到普通人的身上，“子午道”便成了“我”的父辈为家族生计而奔波的见证，也是他们人生一世质朴勤恳劳动精神的体现。

作者在对当地日常生活的真实描写中，安康地区独特的乡风民俗与世风世相便在不经意间展现了出来。油炸饅头和苜蓿饼不仅是“我”的童年回忆，红薯、薯窖也因此成了“我”记忆之中不可或缺的元素。火盆和烘笼子是陕南人抵抗严寒的独特方式，对于早起上学的农村孩子来说，他们在上学路上单手抡着火盆，不多久一条“火龙”就出现在眼前。

在书写过程中，叙述者往往不加入任何评论，只是冷静地描写着当地人的生活状态。对于地区潜文化、隐文化的自觉书写，正是作家文化“乡愁”的一种体现，作家怀着对村庄的深深依恋和不舍，缅怀着正在消失或已经消失的故乡，书写着如今只存在于记忆中的一个故乡。作家通过书写“故乡”建构起了一个独属于自己的文学世界和书写版图，如贾平凹的商州、莫言的高密东北乡、迟子建的东北、王安忆的个人经验，这种地方书写的缘由由作家的个人经验转化为了中国经验的一种言说方式。

源、拓展了新的书写空间。刘万里在《春天说来就来》中以敏锐的眼光、厚重的思想认知表达着他对磨子沟人事变化的冷静观察与理性思考。

小说中，在“我”的这代人中，二嫂二嫂因换亲而结合，虽无爱情基础，但已和睦生活多年。当二嫂被冤枉牵扯进一桩命案时，二嫂抛下孩子改嫁外地，两个孩子也因此只得辍学打工谋生。多年后二嫂洗白冤情，出狱后得到大笔赔偿，二嫂回来想要复婚，也因为这场赔偿，两个儿子互相猜忌，不愿照管二嫂。本来全家团聚的美好时刻，却闹得分崩离析，最终二嫂在破败的老屋里孤独离世。“我”的三哥则是另一种情况。三哥年轻时就想逃离拥挤的家，当兵三年家信越来越少，即便是回到家乡县城工作，也与老家联系很少。三嫂更是以城里人自居，二十多年没有回过磨子沟。当安康修建水电站，磨子沟要拆迁安置赔偿，三嫂打着房屋赔偿款的主意才硬扯着三哥回了老家。亲情变质的例子更多体现在二叔身上。新中国成立前二叔被强征当兵，多年音讯全无，二叔独自一人抚养孩子长大，苦等四十五年。当二叔突然来信回家，整个家庭内部便是一阵动荡。二婶自然欣喜不已，但儿女却与二叔感情冷淡，唯一的联系还是二叔带回的贵重礼物，本能的血缘亲近感在他们身上并无体现。

在对磨子沟的冷静观察中，作者以饱满的情感、充满人文关怀的眼光审视着这块土地上发生的新变，用自然流畅的笔调书写着自己对社会的观察与认知。一方面，作者以一种社会变革的历史眼光将以磨子沟为主要描写对象的陕南乡村历史变迁表现出来，呈现了中国乡村变迁的复杂过程。另一方面，对社会文化的反思构成了小说的另一特征，价值观念的失范与重新确立、历史秩序的断裂与重新接续都成为小说表达的潜在主题。对于变迁过程中人性的探讨和拷问就是社会文化反思的具体表现之一，这种书写抵达了社会文化裂变中的乡土伦理与人性本质。

在书写过程中，叙述者往往不加入任何评论，只是冷静地描写着当地人的生活状态。对于地区潜文化、隐文化的自觉书写，正是作家文化“乡愁”的一种体现，作家怀着对村庄的深深依恋和不舍，缅怀着正在消失或已经消失的故乡，书写着如今只存在于记忆中的一个故乡。作家通过书写“故乡”建构起了一个独属于自己的文学世界和书写版图，如贾平凹的商州、莫言的高密东北乡、迟子建的东北、王安忆的个人经验，这种地方书写的缘由由作家的个人经验转化为了中国经验的一种言说方式。

文学，正是进入当今乡村社会文化现实场域的途径之一。陕西作家身上一直以来的文学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他们深刻洞察着社会现状、深切关怀着社会前景，冷静表达着自己对于乡村文化裂变的反思，拓展着乡村叙事新的书写空间。

（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乡村裂变中的文化反思

文学，正是进入当今乡村社会文化现实场域的途径之一。陕西作家身上一直以来的文学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他们深刻洞察着社会现状、深切关怀着社会前景，冷静表达着自己对于乡村文化裂变的反思，拓展着乡村叙事新的书写空间。

（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大树守望的村庄

阮杰

树的命运与人的命运相似相连相通，生在哪里就长在那里。晒一个地方的太阳，吹一个地方的风，淋一个地方的雨，在一个地方一待就是一辈子。长在平原就是平原，长在山间就是山间，无法决定自己该长在哪里也不该长在哪里。树依人而成长，人依靠树而生存。有的地方就有树，有树的地方就有生气，有生气的地方就有许多传承不绝的典故习俗。

在南山最受人们敬仰喜爱的要数松树，它不仅是做家具的上好材料，不裂不变形而且木质细，做出来的家具表面光滑，木纹清晰可辨，具有装饰效果，倍受人们的青睐。然而人们更敬佩的是松树那种不屈不挠的精神，为此，每家每户盖房做家具，大都用这种树。因而它的身价也日益剧增，好在松子不易腐烂，几年后又生出许多幼苗，渐渐长成大树。史书《水经·河水注》中有这样记载：“秦岭穹谷中的幽林以及南北朝末叶的林木，都受到重视，时至南北朝末叶，盛况依然。重要的树种有檀、松、柏、栎、桐、漆、樟等，秦岭西端和东端的森林仍相媲美。各地森林都较繁茂，从山巅一直山下连綿不断。”当时山上树种繁多，百木争春，山路两旁由于森林不断，仿佛成了青峰，由山下望去“林霭阴，朝曦虽升，仍若

昏夜”（《全唐诗·望南山》），到北宋时，秦岭南麓的长林大竹和山下幽谷中的林泉胜景，还不时脍炙人口。

90 年代后，国家实施封山育林，退耕还林政策，山民变过去砍树为生为现在的护林栽树为荣。政府加大宣传引导扶持力度，在科学规划的基础上，重点扶持有能力、懂技术、会管理的农户发展板栗、核桃、花椒、蚕桑为主的经济林。不久，满山遍野、田间沟壑、房前屋后，果树成林，鸟语花香，生机盎然。

长在山顶上的树，几年间成了山村一道靓丽的风景。南山有种神仙树，一般生长在茂密的枝杈间，陡峭的石壁上，最高约一米左右，夏天叶子最旺盛呈椭圆形，秋季开始凋零。每到绿树浓荫的夏日，善于调剂生活的农家主妇就会忙着采回神仙树叶，做诱人可口的神仙豆腐来丰富餐桌。将漂好的神仙豆腐切成条状或块状，还是用油腌和调味品，无论是用碟装还是清碗装，总带着山野清香使人馋涎欲滴。色泽淡绿而微墨的神仙豆腐，入口细腻，清香四溢，炎夏食之爽口解暑，委实堪称山珍美味，不可多得。

在秦岭南坡，又一道风景便是每年的秋季，一种灌木树长出小小的果

实，满山遍野都是。这就是山里人称呼的“救命粮”。它红的是自然，红的温暖，红的让人眼馋，但又不忍心采摘。因为救命粮是山间一种不知名的野刺生孕育出来的果实，这种野刺生在悬崖峭壁或山林里恣意生长，果实落地生根，成团、成簇、成片。到了冬日，火红火红的救命粮从从容、温和地守护着一片静谧的山林，不张扬、也不买弄，凛冽地傲风中，仿佛是一团炽热的火焰，次第点燃山岗。其实，树处处供养着人类，那树干、树叶、开出来的花、结出来的果，许多是人们生存的珍品。人离不开树，树离不开人，人与树总有一丝道不明扯不断的根脉。树非常难得，总是靠得住，总是掌心向下，把根深深扎进泥土，血脉贯通。在这里，我不只是感受到树的创造，树的美感，树的品格，树的长寿，还有树的含羞。树给我们村庄带来了财富，也使山村更加秀丽，想起这些树，就拥有一片森林的富有。

人与树相比仍显得那样渺小，小得有时微不足道，人可以选择环境，也可以背井离乡，而树永远半步不挪。好动的人已离去，不动的树仍健在。人可以栽树，栽下的树都比人寿命长。树可以利人，荫及子孙数代，成为山野乡村最美的风景。



秋实（中国画）

王晓琪 作

